



第十一章

受洗礼的大都市

以二十世纪大部份的岁月来说，中国人只要是读了些书的，都不免要接受或美国或苏联的洗礼，胡适博士很小很早就受美国洗礼了，我则自成都始。

我们学校在一条飞机跑道旁边，跑道叫凤凰山机场，原为二战时的美国空军基地之一，我们去时美军已去，于是把房子让给我们学校当校舍。图书室里还剩下许多英文的口袋书以及 True Story 之类的杂志，同学们之中大约只有李毓霖看得懂。

美军虽然走了，仍留下两个美国人，一个上尉一个士官，他们每天在实习气象台中工作，学校当局也未曾想到让他们来给我们上英语会话的课程。两个全是白人，上尉的个子奇矮，船形帽挂在腰带上，我总觉得他应该把帽子戴上才象样一点，他头全秃，只剩下两只耳朵上面还有些头发，这也罢了，可他偏偏要把两旁的头发用发油硬梳到头顶上去，我由他身旁经过，低头看他油亮的头顶和几络贴着的黄毛，怎么看怎么不顺眼。

那士官倒还像是电影中的美国人，偶然在厕所中会碰见他。我们的厕所是一个池子，前面有水泥台，大家站在台上小便，两节课间休息的时间不多，便池台上常常是排成一排的。若是美国士官在小便，

便占用很多时间，他小便完了，犹在用力摔他那玩艺儿，是有什么毛病？还是有意想对我们中国人炫耀些什么呢？其实他的那一根也不怎么样。

我从来没有和他们说过话，可是李毓霖不同。李毓霖是江苏吴县人，就是如今所称的苏州，他是真正的苏州高中毕业的，那可是当时全国著名的中学。他很自然地和美国军官谈天，慢慢地就可以到实习气象台去串门子了。进入学校后不久，李毓霖突然叫我去气象台，说是要给我看一样东西，好在洋人不在，我就跟他进去了。

他带我到一个很大的斜方桌前，那是后来我们画了一辈子的天气图，他指着桌上铺着的一张天气图让我看。那是我看过的最棒的洋纸，在中国战区当然是用东亚地图做天气图的背景，上面的海洋、陆地、山脉、河流，甚至中国各省的位置都有标示。学气象的好处之一是天天看地图，所以对各国家、省市的相关位置都有清楚的概念。李毓霖指着中国东北部的那一块问我，那是什么地方？这不是废话吗，「东三省，现在改为东北九省了，这是考我吗？」我没好气地回答他。「你看，他们怎么写？」他指着一行英文字问，他明明在讽刺我的英文程度吗，「我怎么认识！」

原来，李毓霖真正的目的是告诉我，他们「老美」（他向来是这么称呼美国人的）把东北标示为「满州」，新疆标示为「东土耳其斯坦」，

西藏和外蒙古更不用说，早就画在中国之外了。

很多年后，我曾经有意把李毓霖和我之间，既矛盾又友好的关系，写成一篇约三万字左右类似于回忆，又有小说形式的文字，腹稿都有了，但是立刻就想到，即使写出来了，到那儿发表呢？开放大陆探亲以后，知道李毓霖早在十一年前，即被打成右派瘦死狱中。

时代的巨轮转动到某一时空的坐标交会点时，就会鼓动两批想法不同的人，展开喋喋不休的争论。中国古代的大臣们有为了争皇帝该立何者为太子一事，不但争，且有以身相殉的。我和李毓霖包括旧市坝在内，前后同学了两年半，旧市坝排队时是同一班，成都教室内前后排，那正是我强说愁滋味的年龄，把自己在虢镇碰上的枪杀逃兵、宝鸡冻死的乞丐都告诉了他，对这些他都愿意且耐心地听，每次他的结论多半是：「国民党政府的确十分可恨。」

只是，葵花的事，我一字未提，葵花应该属于我，我一个人，无法与任何人分享。

李毓霖想教导我一些什么，可惜我这个来自于凤翔、宝鸡身上沾满泥土味的青年人，到了成都犹如到了----纵然不能说是美国，最少离美国很近了。他的教导完全听不进去，因为整个的成都市都为美国疯狂了。

到成都的第一个假日我即去了城里，来和去都得步行一个半小

时，而我是每逢节假日必去，因为我迷上了美国电影。最热闹的春熙路上，两旁商店卖的是原子笔、原子袜、原子雨衣，偶然有美国大兵走过，必搂着中国姑娘，街上的中国人会伸出大姆指说：「顶好！顶豪！」

美国电影也真的好看，彩色的叫做「新艺综合体」，电影看多了，自然会得出一些结论。知道他们出出入入都开漂亮的小汽车，美女们尤其爱开敞篷车，美国人无忧无虑，每天不是唱歌便是跳舞，白人、黑人同样幸福，黑人露着特白的牙齿唱歌，歌声低沈而动听。他们有吃不完的奶油蛋糕，上面有厚厚的一层白色奶油，很少看他们吃，大约是吃腻了，他们的蛋糕是用来砸人脸庞或砸我们学校那位上尉的光头，用以逗趣观众的。

每当星期日夜晚，我们从城里回来看了美国电影的同学，必会在寝室兴奋地讨论，或赞扬片中的故事或男女主角，几乎每一次到最后，一间寝室怕有三十人左右吧，都被李毓霖喝止，说是打扰了别人睡眠，大家都会自动停止，有话也只能留到白天再说。大家并非怕他，说老实话，我们心里都明白，这个人得罪不得。但我还是把他得罪了，且连续一个月，我们彼此没有说过一句话。缘由是我买了一双美国大兵皮鞋，当然是二手货，是学校一位学长推销，说是我的脚够大，特别卖给我的。美国鞋，尽管是二手货，绝对是真正的美国牛皮做的，穿

在脚上自然虎虎生风，免不了会有点洋洋得意吧，李毓霖问我花了多少钱，我如实回答他，他只冷冷地回了一句：

「连美国的屁也是香的！」

这事能善了吗？顾不得其它，我一拳挥了过去，没有打中他，被同学们拉开，此后我们彼此没有再说过一句话。直到下一次又考「动力气象学」的时候，他就坐在我的前一排，敲敲他的背：「第四题」，很快，他便伸左手递过来，再敲敲，「第七题」……这些答案我抄了之后，很快由旁边同学抄，再向前传，很可能最后流向了第一排，这样的同学怎么能不讲话。

李毓霖推介给我的第一本书是「大众哲学」，署名「艾思奇」的作者着，文字浅显易懂，谈些由量变到质之类的内容，那时的我渴望知道一些「哲学」，是属于生命之类那种抽象的，「大众哲学」中没有，不过我也未察觉出大众哲学的论点，和看美国电影，穿美国大兵皮鞋之间，有什么矛盾。他推介我的第二本书很薄，叫做「新经济理论大纲」或类似的题目，我也从第一页看到最后一页，那本书犯了一般谈经济学的通病，喜欢用一个或更多的术语，解释另一个难懂的专用名词，还他书时直接告诉他，我看不懂，到今天仍然不喜欢看谈经济学的书，或评论等短文，依旧是因为看不懂。

他也推介我看了一部苏联影片叫「宝石花」，彩色的，故事内容

忘了，结尾也差不多是大团圆式的男女主角相聚一起。他等我回来，迫不及待地找一处草地坐下，问我的观后感，其实是他急着要说出他自己的观后感。他难得热情地说：

「你看，人家苏联拍的电影多棒，彩色好，故事好，女主角漂亮，美国片跟人家一比，算个什么。」

那部「宝石花」电影真地不怎么样，大约是一个由俄罗斯民间故事改编的，结尾是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，宝石花开了，男女主角终于能够再相拥抱。彩色较之于「出水芙蓉」逊多，而且剧情沉闷，那像美国片那样歌舞飞扬。他显然希望我同意他的看法，但我立刻找到了他的弱点，对他展开诘问，我说：

「你不是说苏联方面信仰唯物论的吗？」

「当然。」

「那为什么片子结尾时，因为女主角的一片痴情，竟然使宝石开花了，岂不太唯神一点了吗？」

「不是唯神、唯物的二份法，有了信仰且认真实行了，宝石就会有开花的一天。」

「李毓霖，我觉得宝石花真地不如美国片好看，你的话已经艰深到跟新经济理论一样，我听不懂。我只觉得美国片热闹，更轻松……」

「那是因为你中毒太深，我发现你和那些家伙一样，盲目地喜爱

美国。我告诉你，美国文化是有毒的，你知道吗？你们现在简直把美国文化当做一种宗教般地信仰，膜拜，你们的民族自尊心到那儿去了？我看你，你不过也只是有点小资式的同情心，根本不懂得把同情心化为思想力量。」

他的话越听越难懂，我站起身回了他一句：「我说不过你，总之，我信的是美国教，你信的是苏联教，这可以了吧？」

毕业之后，我们大家都立刻知道，有一位姓张的同学，才是真正的潜伏在我们中的共产党，张姓同学没有到被派往的机场报到，便直接消失了。他如今在南京的干休所养老，而李毓霖只能说是那方面的书看多了，私心仰慕而已，而李毓霖却墓木已拱！

其实，那时的成都也不像我前述的那么「美国化」，我们学校每天买菜和在铜梁一样，得去「赶场」，即每天到不同的邻近乡镇买菜。我便是于担任「采买」的时候，第一次看到野台表演的川剧，且领会出川剧的特色是他们的「和音」，文武场充当「和音天使」，明显地加强了戏剧的张力和气氛。

成都第二条热闹的道路叫「祠堂街」，好像杜甫的故居在那儿，大部份的书店也在祠堂街。我在成都的「正中书局」买过一本「唐诗宋词选」，是叶楚伦(1886-1946)编注的。三十多年后，我在台北正中书局编审部找到退役后的第一份工作，没想到那本书仍放在架上卖，

只未察是第几版了，那本书也历经沧桑了吧？

民国三十七年七月一日，我们算是正式毕业了，我也算是结束了这一生的学校教育。人家说，一个人的一生中要接受三种不同的教育，即家庭教育、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，显然我的学校教育不足，对我们学校来说，我不是一名好学生，对李毓霖的劝解教导来说，我更是愚钝不堪。匆匆告别了成都，其实成都的趣事、杂事、韵事都多，但我急着要去北平。我分发到北平，北平是我离别了十三年的故乡，那儿还有我的祖父、伯父、叔父。李毓霖被派到重庆白市驿机场，约为三十七年年底，他就弃职回到苏州老家等待解放军渡江了。

告别了，成都，告别了，李毓霖。从此我再未回成都去过，听说成都如今更为繁荣热闹了，想必可乐、麦当劳汉堡相继出现，比我在成都的时代，更为美国化。

李毓霖呢？未知他留下子女否？